

青萍的人生历程

序

我们活在同一个宇宙之中

(鍾青萍的父亲鍾露昇作，2016 年 88 岁。)

我出生在福建東海之滨，
1947 年移居美丽的宝岛台湾台北。
青萍出生在台北，
1969 年移居山明水秀的西雅图。

为了得到更多的学习经验，
他各处游学，最后落脚在路易斯安那州。
在那里他拿到学士、碩士、博士学位，
然后转到斯普肯任教。

几年后，他到休士顿任教，
然后转到他的出生地任客座教授。
他从事教育，培养学生，
2015 年末，他走到生命的终点。

孙子和敏告诉我这个消息，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一时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实，
时空凝住，脑子里一片‘空’。

是我带他来到这个世界，
现在他回归太空。
将来有一天，
他来带我一起萍踪万里。

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，
我们所有的老师学生，
不必悲伤，但求健康，
因为我们活在同一个宇宙之中。

(2016 年 1 月於美国华盛顿州可美岛)

Web-site: www.learn-chinese.org

文

2015 年末，我接到孙子和敏的电话，告诉我他父亲青萍昏迷送入医院急救，有生命危险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，时空凝住，脑子里一片‘空’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和敏很镇定，忍住悲切，准备立刻回台北，我想跟他同行，帮忙照料一切。当时因为过年，我买不到票，和敏辗转从旧金山飞去台北。在医院裏，有亲戚王敏华照料。她告诉我，青萍还有知觉，能听到别人说话，自己却说不出口。她给我打长途电话，要我在青萍耳边说几句话。我说：‘萍，我是爸爸。你要坚强活过来，我们就赶去台北看你。’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祝祷抢救成功，医生说因为缺氧太久，救治无效。孙女一梅来电话告诉我：‘He passed away.’ 英文里 ‘passed away’ 和 ‘passed out’，一个是过世，一个是昏迷。我希望翻译有误，只是昏迷，还有救。第二天，和敏到了台北，证实是过世，我这一丝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二十年前，小儿子青汀因为癌症去世，现在惟一的儿子也离我而去。三个儿女，只剩下一个女儿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是人生的一大痛苦。我已经进入老迈之龄，虽然身体还算健康，精神也能飞上太空，其实是风中残烛。我真愿意代他先去，留他蓬勃的活力接替我为教育服务。

我翻开以前的照片，往事历历如在眼前，就从 1954 年他出生说起吧。我结婚时，妻子当时年轻，本不想早有儿女。因为无穷的过去世‘业力’所感召，他自己来跟我成为父子关系。他的出生给我们一家人

一大欢喜。当时台北房屋短缺，我暂时在岳父家住；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有岳母帮忙照顾孩子，我有时间专心工作。房子是租的，在台北市长沙街尾，离淡水河不远。一个长方形的旧屋，分割成五小间。我们住一间，就是我们的洞房。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<洞房>，登在<文坛>杂志上。下雨时候漏水，要用塑胶布盖在床顶上，雨大了要打伞。因为靠街边，吵闹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因为我日间必须工作，青萍就跟他外祖父母睡，好让我们睡得好些。由于地区的环境欠佳，还有他外祖母过份宠爱，尽量喂食，使他肠胃不好，必须常去看病。

青萍小时候就很聪明，三岁就能认字。我拿<新生报>指给他某字，下次他就记得。为了孩子早些受教育，五岁就送他到幼稚园上学。大人带他几次，他就能认路回家。有一次，他丢了，可能是有人故意留住他。我们全家着急得不得了，雇人打锣寻找，说是捡到的送回有赏。一等再等，以为从此失去我们心爱的青萍了，大家痛苦万分。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送来，我们赶快给他些钱，连声说谢。我们全家高兴得很，我的宝贝儿子找到了。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<萍儿走失记>，登在<联合报>的副刊上。现在我再打锣，在这世上能找回我的萍儿吗？

青萍不到六岁就上小学，当时叫国民学校。他很懂事，自己走路去，不必大人带。在台湾，为了推行国语，有演讲比赛、朗读比赛、作文比赛，他常得奖，第一第二名都有。全市、全省的比赛，他都得过奖。因为有我背后帮着练习，老师常推荐他参加。我们的亲近最多的是在比赛之前。从1952年起我在<国语日报>当<古今文选>编辑，

注解翻译古文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还带回参考书阅读，同时还在民众补习班兼课。每天筋疲力尽，实在没有时间陪他。只有在周末或假期，带他去圆山动物园、阳明山、新店玩一玩。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，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会带他多玩玩，补偿我没尽我做父亲的责任。我们能有这个可能吗？

后来我转到师范大学任教，几年后学校分配给我一个宿舍。我们搬到浦城街，离学校很近，走路就到。从此青萍有机会接触大学，耳濡目染，自然使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。当时小学上初中，竞争很激烈，大家都想考上好学校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课外补习。他很用功，起早睡晚，营养不够消耗，面黄饥瘦。我看着很痛心，望子成龙，不这样会耽误他升初中。我在师大的工作很重，有本国学生，还有外国学生。1956年，师大特别办一个‘国语教学中心’，专门为外国学生而设，我是第一批老师。除了教课，我仍旧兼编<古今文选>，忙上加忙。我没有空帮他补习，也没有能力帮他那种为升学而设的功课。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，他考上了当时被认为的好学校大同初中。

后来胡适博士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建议政府创办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，资助大专院校和政府机构选送学员出国留学。当时语言学是新兴起独立的流行学科，在台湾很少学校开设这门课。我申请到美国学语言学，幸运地得到资助出国。1962年，我到乔治城大学进修两年。离开家，自然想念儿女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我回国后，开设语言学、方言学科，同时兼任辅仁大学、淡江大学语音学课。还有<国语日报.古今文选>编辑、教外国学生中文、帮助梁实秋教授编辑

<最新实用汉英词典>，还要指导学生成立语言学会、参加全省演讲比赛等。这期间，我比以前更忙，忙得一天见不到青萍一面。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谈，可是我只能偶然说上几句。这也是我抱憾终身的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应当减少工作，多陪他读书，然而时日不再，后悔也没用。

1968年，我得到一个机会，承华盛顿大学聘我担任客座副教授。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职位。过去有几位台湾有名的院士、教授来过。我是因为教过外国学生才有这个机会。我来华大，看到这里的老教授们，自己算是最年轻的后辈。为了补习英文，我申请入西雅图大学英文系。第一堂课是莎士比亚，我的教授认为对我不实用，劝我转到教育系。这样我就学习‘课程与教学’。我的教授知道我在华大教书，还称我为教授，使我很不好意思。这一年，青萍初中快毕业了。他想来美国求学，我当然赞成。当时出国留学是极困难的事，不像现在要来就可以来。对他来说，直接在美国的高中上学，可以打好英文基础，对日后上大学很有帮助。我申请全家移居美国，由于学校的推荐，很容易地得到许可。他就这样移居西雅图，开始他半世纪的生活。

1969年，全家来美国，青萍上高中，青菱上初中，青汀上小学。家过起美国学校的新生活，都很高兴，努力读书。他们的母亲，只是带他们来交给我抚养，自己另有谋划。半年后的一天，她留下一张纸条，说是已经坐飞机回台湾了。当时青萍见到纸条，立刻流泪。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到他流泪。我们成了单亲家庭，全家陷入愁云惨

雾之中。日子还是要过，青萍作为大哥，就帮助我带领他弟弟、妹妹。我当时还有一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，他把弟弟带去跟同学住，减轻我的负担。还有原因，一方面是住的地方离学校近些，一方面也免得触景伤感。一年后，我拿到硕士学位，他们也在艰难中上学。

青萍高中毕业后，先上社区学院，然后到各处游学。他一边上学，一边打工。不仅自己能独立，还帮助弟弟、妹妹的生活。1972年，我申请华大教育学院的博士班。化悲愤为量，为了忘掉过去，我把精神用在学习上。我教一边教中文，一边读书，还带着小儿子和女儿。两年后，我修完课程，通过普通考试，开始写博士论文。1974年，我创办‘中华文化研习中心’，请了许多专家，开设许多课。我自己教中文、书法，另外兼任社区学院、针灸学院的课。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化中心和教书上，论文进行缓慢，终于在1979年拿到博士学位。我的老师梁容若教授说：‘贤弟化不可能为可能。’真的，高学位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。当时在中国，能考上初中已经难得，高中更困难，大学是遥不可及的事。在台湾，直到我已经在大学任教才开始设硕士、博士学位。我不是英文系毕业的学生，只是当年在师大求学时候，旁听英文系的课而已。当然第一次出国留学在乔治城大学也进步了些。在我教书、求学的十年期间，青萍在外游学，后来落脚在路易斯安那州，继续求学，获得学士(1985)，硕士(1987)、博士(1994)学位。我有两个上华大的儿女，当然没有能力供应他费用，完全是他自己一边担任助教、讲师，一边修学位。他能刻苦上进，虽然辛苦，但也增强能力增强能力，我感到很安慰，同时也对他很抱歉。

青萍毕业后，1994年来华盛顿州斯普肯 Gonzaga 大学任教，我们来往的机会多了。他常带全家来西雅图看我。他的女儿、儿子也上小学、中学。有时候，我也坐车去看他们，他带我欣赏当地风景。这期间，一家欢欢喜喜，和睦相处，是我们几年来最幸福的时光。有一次，我突然胆结石爆发，进入华大医院急救。朋友家瑞兄在医院照顾我，同时打电话告诉青萍，他连夜开五六小时的车来看我。他的孝心，使我很感动。将来有一天，我老了生病了，他能来看我吗？不禁心酸楚不已。

青萍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，经常陪着他们进进出出，两个孩子也很乖巧，如影随形，融洽无间。孩子小的时候，给他们讲故事，陪他们读书。他送他们去学小提琴，也陪着他们练琴。一梅在全华盛顿州的高中音乐会上当小提琴手，和敏在华大的一个音乐会上也是小提琴手，可见青萍培养孩子之功。两个孩子在高中阶段已经修了两年的大学课程，和敏转来华大，只花两年时间就完成大学课程，毕业时只有十八岁。又两年，他拿到硕士学位。从2005年起，青萍在台北任教，一梅、和敏都去看他。和敏有了女儿也带去见她祖父。这是他在世上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个孙女，可以想象他是多么高兴啊。我是因为他当祖父，我才被推上当第一任曾祖父，当然我也是非常高兴啊。相形之下，我比青萍在家庭上做的太少太少。

小儿子青汀在华大读音乐系，主修钢琴、声乐。毕业后，到他哥哥教书的大学修工商管理硕士，并且任助教。青萍照顾他，使他过几年幸福的家庭生活。毕业后，青汀到德州王永庆开的塑胶公司工作。不久升到中级经理。我正为他高兴，他可以独立成家了。然而不幸他得

了癌症。他们怕我忧虑，不让我知道。后来有朋友辗转传到我耳边。我抱怨他们，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现在我才了解他们体贴我的用心。青汀临终时，我和青萍坐飞机赶去。他告诉朋友说，我父亲、哥哥就要来看我。‘可是我们到的时候，他已经等不及先去了，眼睛还没有闭，原来在等我们啊。在当地举行了一个追思会，他的同事两百多人参加，青萍也讲了些话。为了纪念青汀，我盖了一个厅堂，也作为图书馆。门上横批是：‘望厅堂’，上联是：‘汀外烟云迷朦，仙子群游遥天上’；下联是：‘堂边竹树掩映，道翁独立月影中。’现在青萍走了，我想他要去跟亲密的弟弟一同遨游天之上，留下我独立月影中。

2002年青萍离开斯普肯去休士顿大学任教，有时候他开车来看我，有时候我坐车去看他们，来往的机会就少多了。再后来他转去台湾任客座教授，先后在长庚大学(2005)、台东大学(2006)，最后留任在明志科技大学(2007-2015)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他在台湾教课的许多年间，指导学生论文，帮助学生出国留学，以及平时跟学生的亲密来往，在‘面谈书’上、追思会上，大家的热情谈话中可以看出。我自从离开台北以后，已经将近半世纪，只在三十年前回去过一趟。我跟青萍没有见面也已经八九年了，本来打算能回去看他，也重温我台湾的情结，可是现在来不及了，即使回去，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台北是他的出生地，是他的故乡，有不可割舍的情感。他的同学、同事、学生、亲戚、朋友，比任何他住过的地方都多得多。这是他为什么留恋忘返，因为那里有更多人怀念他。从台北的追思会有三百多人参加，同事、学生的感人的场面可以看出。

2013年十月底，我搬来可美岛长住。这里是我二十六年前跟朋友合买的一块地，本来只是作为休闲的地方。面向东方，背山面水，树木高耸，有海湾可以散步。我种了竹子、杜鹃、牡丹等，种类很多。我叫它‘日升园林’，其实只是一个花园。这些年来，无论他住在何处，有时间就会来看看。他在斯普肯教书的时候，带一家人来玩儿的机会比较多。有一年暑假，他到华大的巴索分校教课，就住在这里。现在我还能想象他在园中走动的影子，穿过竹丛，走下山坡，到海边。我本来希望他退休以后回来扩展，增设亭台楼阁、扩大图书馆、建造讲堂。我们可以读书、写作，白浪浮云，听松涛竹喧，捡漂流木，还可以一同开课讲学。现在他已经走了，一切幻想都成了泡影。也许将来能为他建立一个纪念堂，存放他写的论文、翻译的书，也可以作为学生、朋友聚会的地方。我拟了一幅对联：门上横批是：‘萍蹤堂’，上联是：‘萍飘万里，历尽艰辛，终得归宿；’下联是：‘蹤影无边，逍遥自在，直登太空。’那海边是他遨游太空的起点，大洋是他飘流的地方。他们兄弟可以一同飘洋过海到台湾，循着七十年前我‘唐山过台湾’的路径，通过台湾海峡回到福建，跟我父母、祖先相会。但愿他走好，我跟他们天壤相伴。

青萍去世后，互联网上有他的消息，我侄女丽虹在马来西亚看到，就电话给，并且转送学生的追思到我电子邮件上。我发觉他在‘面谈书’ (Facebook) 上的网页叫‘萍蹤’或‘白浪’。现在我住的小屋也叫‘萍蹤小居’，我们灵犀相通。其实当年我给他起名字，意思是我从福建漂泊到台湾有如浮萍，同时‘青萍’用国语或闽南语叫起来很相近。1997年我开设网站是他和他儿子帮我起头的，我希望他退休后继续我的工

作。到现在，我的网站上还把他们的父子列为顾问。他走了，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代。

青萍为了求学东奔西跑，我们聚少离多，无法一起生活。1974年我创办文化中心，其中有太极拳课，我开始学一些。1980年我为探究生命的意义，就学佛、学道。我搜集很多哲学书，包括儒家和其他的书。在实际修炼上，我念经、打坐。1985年，徐献堂博士邀请上海气功师来教气功，道教学院也请旧金山道士来传授道法。这样我学了些气功，自己也常锻炼，加上日升园林的气场，我的健康大有进步。我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吃清淡食物。如果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，我可以运气自己治疗。可惜青萍不能跟我一起锻炼，要不然他也可以健康长寿，不至于先我而去。这是‘缘分’该如此还是‘业力’驱使如此？可惜可叹！

青萍和我都从事教育，孔子‘有教无类’不分阶级的全民教育，我们都奉承。个人的修养，也都能尽力做到，只是家庭不能和谐，是我们的一大遗憾，说起来很惭愧。但愿世人以我为鉴，维护家庭圆满。至于治国、平天下，只是在理想中。道家老子、庄子的‘道法自然’是我的信条。时序有春夏秋冬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自然界自然运行。庄子说，人开始只是一点气，然后在胞胎中逐渐形成人形。出胎后，从婴儿，然后少年、青年、老年，以至逝去，自然来自然去。这正像云舒云捲、飘来又飘去，自然而已。佛家认为人的灵魂不灭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流转。过去世的所作所为，累积成‘业力’，所作的是善是恶，善人升天成为‘天人’，更高的生于净土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人平常要静修，临终要一心不乱，求生净土。太空

中，佛国无数，最常说的是阿弥陀佛的国土。有这个信仰，过世就像换个居住地，不必伤痛。弘一大师临终时写了‘悲欣交集’四个字，悲的是不能多为人力尽力，欣的是有个归宿。我个人崇尚儒、道、佛三家，分别应用，以完美人生。我注解、翻译三家的经典，宣扬他们的思想，部分已经登在网站上。

我住到可美岛之后有很多时间，为了推广‘多元文化’，我把它扩展为‘宇宙和谐中心’。我尊重所有的正规哲学、宗教，各有其上升的天国。人的灵魂在宇宙中只有一种，没有宗教、种族、国家、党派之分，因为我们都活在同一个宇宙之中。

E-mail: lushengchong@gmail

(完)



